

# 隔着时空拥抱你

■尹威华

## ★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海拔5025米的亚堆扎拉山，一辆军车“呼哧呼哧”地在雪原爬行。

车内飘荡着《我不懂》的藏族歌曲，不时传来阵阵笑声。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干部石波健谈幽默的个性和苦中作乐的精神，给行走天路的官兵带来轻松欢乐。

翻越雪山后，天空突然飘起大片雪花，如柳絮飞，似蝴蝶舞。

抬头望车外，我感觉伸手就能抓住天边的云彩，脚下的玛多江横卧在高原荒漠，景色美得让人窒息。

作为摄影爱好者，美景岂容错过。可低头的瞬间，我吓得一哆嗦——只见右侧壁立千仞，左边渊深万丈，盘山路窄得只能单向行驶……连一直健谈的石波都安静了，难道他也被吓坏了？

仔细一瞧，不像，他正神情专注地望着窗外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

车行至半山腰的一个垭口，石波赶忙让司机停车，说歇歇。刚下车，他就拽了拽我的袖子，让我跟他走。

路边有一个巨大的冰川，旁边散落着许多巨石。石波默默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张开双臂，眼睛微闭着，瑟瑟寒风扑打着他的胸膛，那神情就像拥抱美女……

望着他痴迷的样子，我想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，便赶忙按动快门，定格了这神秘的一刻。

上车后，石波隔着车窗，依依不舍地看着那块渐行渐远的大石头，直到冰川消失在视野里。

静默许久，泪眼婆娑的他终于开口。

石波是四川广安的小伙，身高175厘米，骨子里透着儒雅气质，说起话来眼眉都含着幽默。

以往每次路过此地，他都要停车看看。在别人眼中那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可他看到它，就仿佛看到千里之外的爱人尹琪斯。

6年前，老大小小的他被父母催婚，休假时连续和几个姑娘相亲，每个人对他都满意，但一听说在西藏当兵，一年难得回家一趟，人家就一万个不愿意。

几次失败经历，让石波内心很受伤，对相亲越来越抵触。眼看假期结束，他架不住父母期盼的眼神，与老同学从中学的尹琪斯匆匆见了面。

两人相见后，都互感似曾相识。一聊吓一跳，他们竟是一个镇的，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，还是同一所高中的校友。

石波心动不已，尽管倾心，他还是坦率地告诉对方，自己常年驻守在高海拔的西藏边防，那里自然环境恶劣、生活条件艰苦。

琪斯没有流露半点失望，已经是广安市宣传部干部的她，打心眼里敬佩面前这个军人。

她从崇拜的眼神中，石波看到幸福生活向自己招手，便乘胜追击地讲起西藏军人的一个个感人故事，张福林班、将军班……直讲得姑娘两眼泪汪汪。

不经意间，他们从午餐聊到晚餐，两颗年轻的心越聊靠得越紧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，石波与琪斯情投意合，建立起了恋爱关系。

热恋中的年轻人，哪个不是恨不得天天甜腻在一起？可他们，一个在雪域高原，一个在天府之国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，思念在深深折磨和考验着这对有情人。

“深夜醒来看雪山  
思念到呼吸都痛  
脑海中满是你的影子……  
昨夜梦回身边  
紧紧拥抱你  
我的爱人！”

每当夜深人静时，石波都会给恋人写诗，表达无尽的思念和爱意。

有道是，情诗不能当饭吃。生病了，没有人跑前跑后照顾；委屈了，没有人给予拥抱和轻抚的安慰。男友常年不在身边，闺蜜们调侃琪斯谈了一场假恋爱。

琪斯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她笃定追求的是精神互补、心灵相通的深爱。恋爱第二年，琪斯决定独自赴藏，给戍守边关的男友一个惊喜。

从四川广安到藏南那个山窝窝有多远？高原缺氧身体受得了吗？这些都没细想，她又义无反顾地起程了！

贡嘎机场下飞机后，第一次进藏的琪斯租车直奔部队驻地。

思念之情让她变得可爱又鲁莽，小瞧了高原反应的厉害。

翻雪山，越达坂，稀薄的空气令她胸口如压巨石，头疼欲裂。

车爬到亚堆扎拉山顶时，她不得不张大嘴喘气，瘫软在车上。

不巧，行至半山腰垭口，车抛锚了，司机急得束手无策。

琪斯不得不放弃她的“惊喜”计划，赶紧打电话给石波求援。

石波急忙飞奔向团领导请示派车前往救援，等他带上氧气瓶和抗高原反应药品赶到垭口时，琪斯已奄奄一息。

望着日夜思念的恋人一脸憔悴，石波泪如雨下。一路上，他把琪斯紧紧抱在怀中……

第一次探亲之旅，从琪斯静躺两天开始。石波珍惜与恋人相处的每一分钟，想尽一切法子宠爱她。

第三天，琪斯渐渐醒过来，石波急不可耐地挽着她“视察”夹皮沟内的营院。

十里之内人迹罕至，甚至没有一



长征

第4245期

## ★ 新锐故事手

我的“专柜”，我做主



作者小记

安阳 1989年6月出生，现任陆军某部政治工作部宣传干事。

文学主张：写作给故事以生命，故事构成有生命的生活。



太阳

安阳

个像样的商店，生活的艰苦寂寞让琪斯始料不及。

但面对战士们的一声声“瘦子”和憨厚的笑脸，琪斯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。
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让琪斯读懂了男友和战友们不一样的担当和奉献。

当然，石波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托付终生的伴侣，她悄悄把见闻和感受打电话告诉了父母。

相聚总是太短，转眼，琪斯就将踏上返乡之路。

那天，石波按照计划随部队出发巡逻，琪斯坚决不让他相送。

团领导见此，专门派车为未来的军嫂送行。

军用越野车行至来时车辆抛锚的垭口，琪斯赶忙让班长停车歇息。她摇摇晃晃走下车，在山坡上选了一块大石头，艰难地站在上面，请随行的战士用手机拍下了令她刻骨铭心的时刻。

她把照片看了又看，立即发给了石波，在下面留言：在这里我读懂了你，下次咱们在这里补一个拥抱照，好吗？

故事至此已无悬念。这对相亲相爱的人，在2014年5月20日步入婚姻殿堂。唯一遗憾的是，两人阴阳差错，一直没有补上那张缘定终身的拥抱照。

思绪回到现实，车还在天路上颠行，藏在雪原上回荡，石波将刚拍的照片发给妻子，发送留言：老婆，我爱你，让我隔着时空拥抱你吧！

坐在旁边的我，早已双眼迷离。石波凝视着远处雪山，眼神无比坚定。

摄影：王晓明 尹威华

## 巍巍

曹慧民

一只鸟儿，飞到窗前的丁香树上，嘴上衔着一条虫。它高兴得就要歌唱起来，却不想，嘴一张，虫子落地了。鸟儿低头看看，再左右瞧瞧，一下看到了窗前的那个人，悻悻然，不好意思地飞走了。

住上高层，习惯窗外那些不断拔起的楼群后，他就很少再往窗外看。没有一棵树可以长到十五层楼那么高，也没有鸟儿会栖在他的窗口。往外看，只有车子奔驰在桥上，以及别人家的窗口。

——这是一位渴求“无限接触土地”作家的窗外视野。

无论怎么说，我们居住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，而人的心灵是个广阔的原野，她适宜追逐“诗与远方”。

从《隔着时空拥抱你》的故事中，我们知道，对于另一些人，他们注定与辽阔和巍峨在一起，他们本身就是诗与远方！

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：数学的崇高，如高山的体积；力学的崇高，如暴风雨的势力。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：“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，那便是崇高。”

高一寸为山。

你以“因为山在那里”的激壮和执着，毅然再一次出征，让我们仰望到崇高原来如此平凡。

“大哉！尧之为君子也。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

对于军人来说，爱大，情只是爱的一部分。

——这是我们献给七月的火热赤诚！

插图 朱凡



## ★ 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从连部取回手机，官兵们都和远方的家人聊起来，唯有部小林，攥着手机在楼道一个劲地徘徊。

一刻钟前，旅里接到命令，和部队比邻的市发生地震，上级指示该部紧急驰援。

动员结束，指导员吩咐文书，把手机分发下去，利用出发前的时间，让官兵抓紧给家人通个话……

战士们严阵以待，俨然即将奔赴战场的模样，挨个拨打家人的电话不说，更有有的破天荒地说出平日打死也不会说出口的甜言蜜语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部小林还在犹豫中。

要打吗？该说些什么呢？要知道，母亲可不是个简单的角色。这么说吧，只要跟她宝贝儿子有关联的事，再小的事都是大事。

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唠叨，部小林记得，有一次，因为训练用力过猛，他的右臂受了点伤，硬是被母亲说了半个小时。

其实，中心思想就一个：“你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可不能把自己给弄伤了。”部小林手机的电量，硬是被母亲的唠叨耗掉了三格。一点小伤都能被母亲说上半小时，

## 奔赴之前

■陈新 戴永洋

那么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呢？

就在犹豫不决之时，他手中的电话突然响了。

“儿子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，你们附近地区发生地震……”母亲的声音明显有些急促。

部小林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那你们要去救援吗？”母亲紧追不舍。未等他回话，母亲的话又接上来，“我觉得，你们应该去，军人么……”

“那——如果——有危险呢？”部小林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故意挑战母亲的“底线”，在“危险”的字眼上加了重音。

“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考虑个人安危？再说了，没有危险，要你这个军人干什么？”那一刻，部小林突然不想说话了，脸上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爬。

他知道，那是母亲传导过来的一股力量，瞬间点燃了热血。



## 春夏秋冬

■张喜东

排长苏鹏来自东北黑土地，幽默自信。他牙长得参差不齐，却喜欢咧开嘴笑，伴着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他不但爱笑，还喜欢逗别人笑，那笑容成了他的一个标志。

在武警云南总队某中队，兵们都爱和他聊天，只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新战士董继涛。

董继涛生性害羞，聊天时都不敢和人对视，没说上几句就紧张得结巴。

排长似乎盯上了他，有事没事就“捉弄”他。上教育课时，让他当众谈感想；训练间隙，让他唱歌亮嗓门；更夸张的是，在反恐演练过程中，让他扮演劫匪喊话。

董继涛每次都是被赶鸭子上架，憋得脸红脖子粗，最后在战友们的一片笑声中退场。

有一天，排长听见厕所里传出一阵低沉的歌声。

他轻轻走近去听，哦，是董继涛躲在厕所里练歌！

排长听着听着，强忍着笑意，最后实在憋不住了，“扑哧”一下笑出了声。

没想，笑声把歌声打断，只听门“咣当”一下，不见了人影。

不久之后，这个排外出执行任务。在冰冷透风的运兵车车厢里，排长用宽阔的肩膀挡在了人风口处，裹着大衣眯了一夜。

第二天睁开眼，忽觉着左侧脸颊失去了知觉，左嘴角止不住地流口水，他突然意识到：面瘫了。

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，久违的排长又出现在兵的视野中。

冷不丁，很多人差点没认出来，由于药物激素的作用，排长整个人胖了足足30多斤，可是他微笑的习惯还是出卖了他，只是那笑容有些不对称。

这天，训练间隙，大家围坐一团，为了活跃气氛，排长提议秀秀才艺。

董继涛清了清嗓子，唱起了通俗歌曲《春夏秋冬》：

“滴着汗的一双，笑着唱。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幸运……”

那歌声像是素描着高原战士的春夏秋冬。歌声中，董继涛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排长。细心的人看见，排长的嘴角微微扬起，笑着笑着，眼里就涌出了泪花。

插图 朱凡

星星

安阳



夏夜，指导员刘心仰望星空。他打算数一数，数不尽；回营区的路上，他望向路旁灯箱，一颗、两颗，数不尽。这些星星好像点亮了每个角落。

一个升旗的清晨，国歌奏毕，他的目光落在国旗上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，数清了，心上却有些惭愧。那最大的一颗代表中国共产党，而那四颗，他有些模糊……

“刘心！”连长小声提醒他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此刻已“礼毕”。

一整天，愧疚感让他觉得对不起胸前的党徽。

那天点名，刘指导员的讲评让兵们沉思：“当你们注视着国旗升起，有没有想过，那五颗星星到底代表着什么？”

插图 朱凡